

尾鱼  
作品

鲁班耗尽余生，  
发现了一个一旦形成就没有活路的广袤机关。  
鲁班称它为七星杀局。

细雨秦坑·猎影豹声

# 七根凶简 ③

柒外管

尾鱼 作品

七根凶筍

细雨秦坟·猎影豹声

3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七根凶简. 3 / 尾鱼著. 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7. 11

ISBN 978-7-5057-4230-7

I. ①七… II. ①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64363号

书名	七根凶简. 3
作者	尾 鱼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700×980毫米 16开 21.5印张 398千字
版次	2018年3月第1版
印次	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4230-7
定价	39.8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鲁班耗尽余生，

发现了一个一旦形成就没有活路的广袤机关。

鲁班称它为七星杀局。





炎红砂腰都直不起来，只好这么半弓着身子背着他往回走，地上的泥似乎更烂了，一脚下去没踝。一万三总往下滑，炎红砂只好隔一会儿就托着他的屁股往上颠。他的头就垂在她的脑袋旁边，血腥味很大。炎红砂一直跟他说话，雨把脸打湿了，混着眼泪。

——选自《细雨秦坑》



晚上十点多就起雾，开始时极薄，片丝只缕，像是柳絮在夜空里飘。

慢慢地，越来越满，肉眼辨识不出什么分别，但偶尔看向门外，总觉得什么都罩了一层纱，灰蒙蒙的。

——选自《猎影豹声》

# 七根凶筒 人物出场表

## 木代

二十三岁，人称“小老板娘”，

幼年时被亲生母亲送到孤儿院，后被霍子红收养，师从梅花九娘，学习了一身以轻功见长的武术。

在团队中属性为“木”。

## 罗韧

二十七岁，小名罗小刀，

性格坚韧果断，对敌凶狠，在“凤凰小分队”五人的团队中，起着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。

在团队中属性为“金”。

## 一万三

原名江照，因欠下一万三千元债务，被起外号“一万三”，后留在木代家的酒吧做调酒师还债。

因样貌帅气，擅长画画、调酒，深受女生喜爱，在五人的团队中属智慧型。

在团队中属性为“水”。

## 炎红砂

出身采宝世家，被一万三戏称为“白富美”，性格直爽，眼中黑白分明。

为了寻找失踪的叔叔而找到木代做保镖，经历了家族的兴盛到衰败，后与木代等人共同行动，收复凶筒。

在团队中属性为“火”。

## 曹严华

原名曹土墩，在重庆解放碑一带落脚行窃，人称“解放碑的曹爷”。

在团队中属性为“土”。

---

目  
录

第一卷 细雨秦坑 · 001

番外 · 153

---



目  
录

第二卷 猎影豹声 · 163

番 外 · 325



细雨秦坑

【第一卷 细雨秦坑】

X I Y U Q I N K E N G

## 第一章

回到丽江的第八天早上，艳阳高照。

一万三赖了一会儿床，还是坚持着爬起来。他有任务在身，要去菜市场给凤凰楼买菜。

这也在预料之中，早就知道回来有这遭遇。

五个人当中，只有木代和炎红砂安稳过关：木代因为还算是个病人，霍子红对她小心翼翼，能回来已经谢天谢地了，而炎红砂是外人，她爱在外面跑多久就跑多久，即便绑了气球奔月，张叔、郑伯他们也不会说她，至多建议说：“这气球不结实吧，要不再多绑两个？”

而他们，就绝没这待遇了。

张叔看见他们时，说：“哟，稀客啊，上次见面，还是十年前吧？”

他和曹严华两个唯唯诺诺，忍气吞声，只为遮头的瓦、贴背的床。

终于保住了上下床。

郑伯那一关也过得艰难。郑伯的策略是不多说话，只是深深地看了他们一眼。

无声胜有声，看得他们背上根根汗毛倒竖。

于是这两天他俩分外勤快。一万三包揽了凤凰楼所有买菜的活儿，土豆、包菜、羊腿、腊肉、大米、白面、酱油、味精，每天中气十足地跟人讨价还价，就差常驻菜市场了。听人说，卖鱼档的几个大妈觉得一万三长得实在不赖，私下里都叫他“菜场小鲜肉”。

曹严华则包揽一切洒扫重活，兼卖力招揽生意，两天下来消耗了三盒金嗓子喉宝，才勉强换来郑伯脸上的春风一笑。

讨生活可真是艰难。

一万三草草洗漱，唯恐耽误了时间赶不上早市最新鲜一拨的荤素，左肩挎个大号的红白蓝塑料袋，右手拉个折叠小推车，装扮与超市打折期间誓死血拼的大妈并

无二致。

他觉得很心酸，不久之前，他还是聚散随缘酒吧的调酒帅哥，没事倒腾假酒，泡个美妞，生活别提多轻松自在。这才几个月，别人关注股市变动，他只看菜价涨跌。

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？他百思不得其解。从罗韧第一次出现在酒吧？从曹胖胖大放厥词说他也要开个店，门口还用黄金镶个道儿？

从酒吧大堂里穿过，小推车的车轱辘“咯吱咯吱”的。

看到曹严华正背对着他，在靠窗的一张桌子上，埋头“吭哧吭哧”写着什么。

一万三好奇，松开小推车，蹑手蹑脚走近，居高临下，伸长了脖子去看。

曹严华还是听到了动静，赶紧把纸翻了过来。

一万三只看到半句：听说二表弟结婚……

于是翻眼看他：“家书啊？”

曹严华没吭声。

“都什么年代了还写信，直接打电话呗。”

“你二表弟结婚，你是不是得回去啊，要不要随礼啊？”

……

不管怎么敲打，曹严华都像个闷葫芦。

菜场风云变幻莫测，容不得在这儿浪费时间，一万三没耐性了：“矫情！”

说完了，拉起小推车离开，一路“咯吱咯吱”。

曹严华继续写信。

“听说二表弟结婚，祝百年好合，因在外工作繁忙，无法回家，随信附上500块钱。”

落款犹豫了再犹豫，左瞅瞅右瞅瞅，确信没人看得见，唰唰几笔，做贼一样签下。

然后对折，塞进信封。

刚封了口，木代从楼上下来，说：“曹胖胖，练功！”

曹严华赶紧把信塞进口袋。

木代之前也教他功夫，但并不怎么走心，像是在教他要弄花花架子，但这趟回来之后，明显上心许多，甚至还给他画了一张练功进度表，什么时候能完整打一套拳、什么时候能三步上墙，写得明明白白、仔仔细细。

曹严华拿去给一万三看，一万三咋舌：“小老板娘会这么仔细？”

他断言木代帅不过三秒：“估计是因为你在南田为她出力，一时感动吧。”

然而不是这样的，她突然真的就变成“严师”了——她专门找了根细的青竹枝，拿刀精心削细，火烤软，浸冷水，又涂一层油。

晒干之后，细细的竹枝韧得像牛皮条，半空虚甩时像马鞭一样发出空响。

彼时曹严华还蒙昧无知，问她：“小师父，这个拿来干吗啊？”

她答：“抽你的。”

曹严华觉得自己皮糙肉厚，很看不起还没筷子粗的竹枝，结果很快吃到了苦头。这玩意儿抽起人来可真疼啊，尤其木代有手劲，“嗖”的一声，快准狠，一记抽在腿肚子上，曹严华全身的肉都跟着颤抖哀号。

几天抽下来，曹严华功夫真有长进，对木代也渐渐怵头，以前会“妹妹小师父”地叫，现在叫得也少了。

今天的目标是三步上墙。

木代给他做示范，助跑，冲，一脚踩蹬，另一脚就势借力，长臂一伸，扒住墙头，用力，起。

她轻盈得全不费力，曹严华还没看清楚，她已经站到后院的墙头上了。

对他降低要求，今天不求上墙，只要手能扒住墙头挂十秒就算过关。

曹严华试了几次，一脚踩蹬做得极到位，另一脚却完全借不上力，中途张叔经过，还以为木代在教他踹墙，极为不满：“哪儿经得住他这么踹！”

大日头底下跑了几十次，头晕眼花，好不容易做得形似，却总是差一点：手臂伸出去，怎么也扒不到墙头。

曹严华快哭了：“小师父，我胳膊短。”

木代把竹枝甩得飒飒响：“这跟胳膊长短没关系，是你起步蹬低了。”

她站到墙边，吩咐他：“再来。”

曹严华深吸一口气，助跑，冲，一脚踩蹬。

刚蹬上墙，木代手里的竹枝在他屁股上狠抽了一下，曹严华屁股一缩，也真见了鬼了，另一脚居然蹬高了，胳膊一够，真的扒住了墙头。

曹严华眼泪差点儿夺眶而出。

木代在下头说：“扒住了，十秒，我说停才能下来。”

原来这十秒才是最艰难的时光，曹严华脸憋得通红，扒住墙头的胳膊打摆子一样筛。

木代眯着眼睛，优哉游哉，近在咫尺，两重世界。

一低头，木代看到地上躺了封信。

捡起来看，字迹歪歪扭扭，地址好长，打头写：重庆开原县大巴山……

木代问曹严华：“你的？”

回应她的，是轰然落地一声响。

临近午市，所有人都去凤凰楼帮忙，郑伯瞅有空问木代：“红砂什么时候回来啊？”

炎红砂回昆明去理家里的一摊烂账去了，前两天还打电话跟木代哭诉那些法律条文怎么都看不懂，让她签什么她就签什么，房子她也不要了，一块砖都不带走。

木代回答：“就这两天吧，据说房子、家具抵押出去都嫌不够，好在那些人跟她爷爷还算有交情，说少那点就算了。”

“以后就来丽江住了？”

“她想来的，在昆明也没什么朋友了，来了先跟我住。”

郑伯嘘了口气：“那敢情好，多一个劳动力。”

木代问他：“罗韧呢，他那边怎么样了？”

郑伯瞪她一眼：“假惺惺！少装，他怎么样了，你会不知道？”

木代抿着嘴笑。

罗韧回丽江的第二天就带着聘婷去了何瑞华医生开的心理诊所。

每天都有电话过来，所以，他怎么样了，木代最清楚不过。

何况，偶尔和何瑞华聊天，何瑞华也会谈起聘婷。

何瑞华说：“其实不能说严重，只是刺激性事件导致的惊吓过度，所以暂时以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为主，后续我想尝试一下……比较偏门的方式，比如……场景重现。”

木代说：“罗韧不同意吧？”

何瑞华叹气：“是啊，即便是我，也担心会不会弄巧成拙，加重了反而不好，要是她和你一样，能有清醒的意识跟我做理性的沟通就好了。”

话题顺势转到她身上：“我也跟罗韧聊过你了，问他觉得你有没有什么不同。”

“他怎么说？”

“他说能感觉到有变化，但是他觉得都合理。”

木代没有说话。

何瑞华说：“门前空地上，一夜之间造起一幢房子，是人都会觉得吃惊。但如果打地基、砌墙、上梁、封顶，这些一步步在他们眼前发生，也就见怪不怪了，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吗？”

午市过后，木代朝郑伯要了钥匙，带着曹严华和一万三去了罗韧家里，先把盛放凶简的那间屋子清空，所有东西暂时搬到罗韧卧房。

搬缸的时候，曹严华和一万三大气都不敢喘，微微漾动的水中，四根凶简上下起伏。一万三问曹严华：“觉不觉得凶简上的字更亮了？”

曹严华回答：“七个被逮住四个了，急眼了呗。”

两点多，事先约好的泥瓦工人开车过来，车后斗里，满满的红砖、水泥。

木代领了工头进房，向他示意事先用记号笔标注的位置，要求在这里砌一堵墙，但墙上靠边的位置留个一米见方的口。

这是罗韧之前提的建议，把这间房子隔出一个类似暗室的地方存放凶筒，入口用画板或者别的什么遮住，外人看来，只可能觉得屋子偏小，不会想到这样的老房子里会有玄虚。

工程不大，工头带着两个手下很快开干。

木代在屋子里待着监工，但其实作用不大，反而碍着人家干活，正狼狈地挪来让去时，曹严华从外头探进头来：“小师父，你看见神棍在群里发的东西了吗？”

## 第二章

算起来，这一趟，神棍在函谷关盘桓了不少日子。

他从来没来过这里，毕竟这儿不符合他一贯的“审美”喜好。在他看来，须得闹鬼的、灵异的、吓死人的地方，才有拜访和钻研的价值。

既然到了函谷关，应该从哪儿入手呢？

未能免俗，买了张灵谷函谷关文化旅游区的景区门票，居然要五十块，好生心痛，好像看到无数香喷喷的肯德基鸡翅扑腾腾飞走。

一圈逛下来，看楼、看题字、看人头，还数次被人嫌弃是要饭的，又几次被景区工作人员以怀疑的目光审视着要求查票。

没有发现，没有收获，出来时，在大门口的介绍上又细看简介，什么“1987年重修太初宫”“1992年复建函谷关关楼”，原来是古迹新造，上哪儿去找两千多年前的老子痕迹？

神棍好生郁闷。

托腮苦思冥想时，有两个外地游客从边上经过，两个人大概也是对景区失望，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。

“现在这些景区，看来看去都一样，真是没劲。”

“要我说，想看真东西，一定要躲开这些有名景点和大开发商，要真正深入民间，偏僻的地方才有精华。”

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，偏、远、边、奇，不正是自己一贯以来的指导方针和路线吗，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呢？

神棍兴高采烈，班车转面包车，小皮卡转拖拉机，沿着想象中的老子出函谷关的路线行进，并不怕遇到心怀叵测的打劫者——就他这周身的气势，只要把手机藏

好了，打劫者大概都会施舍他两块钱的。

沿途路过不少打着“老子旅游文化”旗号的小村、小户、小门，通常都是乘兴而去，败兴而返，郁闷之下，在群里发过一条信息：“函谷关不好玩。”

再不好玩，也是“望气竟能知老子，万古惊尘向此空”的千古第一雄关要塞啊。

这一天黄昏时分，神棍从搭的拖拉机上下来，又到一个村子。村子很小，小山头上零零落落十来户，村口的红砖墙上，灰泥粉刷了一行大字：

“老子行停处，文化旅游村。”

应该是县里的宣传部统一搞的，村里人估计压根儿都不知道老子是谁。

神棍爬到山头，远眺了一会儿。

这里应该距离函谷关景区很远了，具体属哪个省辖神棍也懒得去查，就是觉得，这村子位置很妙。

确切地说，是函谷关这一大块地方，位置都耐人寻味。

南依秦岭，北眺黄土坡，隐隐能望见黄河，如果按照大的地势来看，正好位于“大兴安岭-太行山脉和祁连山-秦岭山脉”的交会之处，这一带，现今可能已经不是中国的政治、经济中心，然而在很久以前，华夏之初，那可是人类文明起源之地，是炎帝、黄帝、九黎一族竞相争夺之所，而现在富庶的长江中段一带，那个时候，还只是帝王家无暇南顾的三苗呢。

脚下的黄土都历史悠长，捧了看，混杂揉捻着无数故事，可惜了，哪家博物馆都不屑挖去收藏。

神棍拍拍手，下山。

半山腰，遇到几个小孩打弹子，大的有十来岁，小的还只穿开裆裤，半趴在地上眯缝着眼睛瞄准，前襟、裤腿全是沾带的黄泥，看到神棍过来，都好奇地抬头看他。这村里，大概很少有外人来。

神棍问：“娃娃，你们村有景点吗？”

既然是叫“文化旅游村”，总得有一两个立得起的景点，譬如经过上一个村子时，村民带他看了一块方方正正的大青石，说是老子出函谷关时，倚着这块石头休息过，这石头从此冬暖夏凉，还硬是热情地让他摸，摸完了朝他收了五块钱。

问完了，觉得自己有点文绉绉的，这群娃娃根本不知道“景点”是什么意思吧，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？

没想到，那个大孩子居然听懂了，说：“有啊，我们村有八卦观星台。”

神棍震惊了。

居然不是“老子休息处”“老子饮牛处”或者“老子摔跤处”，而是“八卦观星台”这样有文化、有气质的名字！



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：“能带我去看看吗？”

娃娃们很兴奋，簇拥着他往一个方向去，或拽或拉。

下一刻，当八卦观星台出现在面前时，神棍觉得自己像是被扫帚迎面扑了一下，扫帚拿开后，脸上还“扑簌扑簌”往下落灰。

就是一块石头，下半截埋在土里，露出的部分大概面盆大小，倾斜着，周身长满青苔，倾斜的下半部分是下凹的，里头积了浑浊的雨水，有蚊子的幼虫在水面上欢快地划来划去。

这叫八卦观星台？

一个人站上去都嫌局促，歪得架个接地望远镜都嫌不稳，也好意思起这么气势磅礴的名字？

神棍悻悻地跟一群娃娃告别。大孩子叫栓子，跟在他后面喊：“你没车走的，太阳一下山拖拉机就不开了。”

竟让这乌鸦嘴说中了。

神棍在大路口一直等到月亮上了天，唯一经过的交通工具就是一头驴，还是放养的，经过他时，鼻子里喷气，满脸不屑。

他只好又折回山上，也巧，敲开的第一户就是栓子家。

栓子的父母在城里打工，家里只有他和爷爷老栓头。乡下人实在，收了他十块钱，就给他理出铺位，还包饭。

晚饭是南瓜粥和烙饼卷青椒，还挺香，神棍卷了烙饼倚着门乘凉吹风。

篱笆院外的小路上走来个黑影，佝偻着腰，近前看，是个老头，花白头发，背着的手里握了根黄铜烟袋。

老栓头出来打水，跟那人打招呼：“尹二马，又去八卦观星台睡觉啊？”

语气里有几分嘲讽。

尹二马像是不曾察觉，回答：“是。”

然后不紧不慢走远。

神棍心里一动，这尹二马给人的感觉，并不像没见识的乡下农户。

老栓头回过头，跟神棍解释：“那个人，也是有毛病，平时说话做事都正常，就是到了晚上会犯病。”

神棍兴奋了，犯病就表示事情稀奇、不正常，这正对他的口味。

“怎么个犯病法？”

老栓头一边说一边哧哧笑：“他每天晚上，差不多这时候，就去那个什么八卦观星台。说是看星星，其实好多人撞见过，他就是去睡觉，到那儿往地上一躺，躺一会儿，又拍拍屁股爬起来回家，下雨、下雪，从不间断。”他向神棍寻求认同